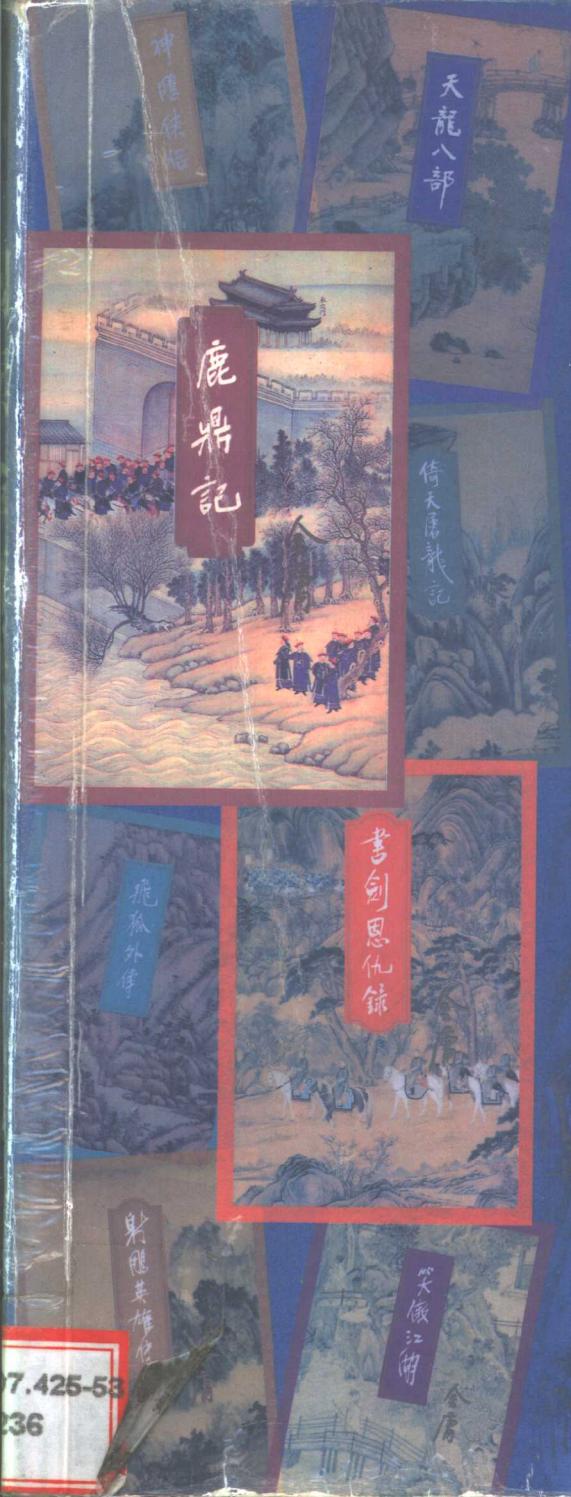


阅读全庸世界

上海书店出版社



7.425-53

36

190000

1207.425-53
W236

天龍八部

鹿鼎記

倚天屠龍記

書劍恩仇錄

阅读



人文
世界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阅读金庸世界 / 金庸学术研究会编. —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8

ISBN 7-80622-678-8

I. 阅... II. 金... III. 金庸-侠义小说-文学研究
IV. I207.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0)第28688号

阅读金庸世界

金庸学术研究会 编

责任编辑	<input type="checkbox"/> 刘毅强
封面设计	<input type="checkbox"/> 谷夫平面设计工作室
技术编辑	<input type="checkbox"/> 张绍军
出版发行	<input type="checkbox"/>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福州路424号 邮编200001)
印 刷	<input type="checkbox"/> 上海市印刷七厂
开 本	<input type="checkbox"/> 850×1168mm 1/32
字 数	<input type="checkbox"/> 245 千
印 张	<input type="checkbox"/> 10.25
出版日期	<input type="checkbox"/> 2000年8月第1版 200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input type="checkbox"/> 0001-4000
书 号	<input type="checkbox"/> ISBN 7-80622-678-8 / I • 162
定 价	19.50 元

《金庸研究》叙(代前言)

冯其庸

金庸的出现，是当代文化的一个奇迹。他是一座高原，同时又是高原上突出的高峰。说是高原，是因为他的作品所孕含的文化、历史、民族、民俗、宗教、艺术、山川、地理等等的内涵十分深厚丰富，可以说是胸含天地，腹藏万卷。他对历史哲学、佛教哲学尤有深刻的认识和领悟。而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学诗词、散文、小说、戏曲，以至于艺术都有高深的修养。他的小说，是以以上这些文化、历史、文学、艺术、哲学修养为基础的——这就是他所拥有在他胸中含藏的一座文化高原。而他的十五部小说，就是在这广阔高原上排列着的十五座高峰。当然高峰并不是一般高，有的高一点，有的低一点，但总的来说，是高原上的高峰而不是丘岭。

金庸小说思想内容非常丰富，但作品的主旨非常明显，这就是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和中国人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美德：强烈的正义感，疾恶如仇，言必有信，大公无私，见义勇为，舍己救人，济困扶危等等。这些传统美德，是我们以往历史发展的思想和精神的纽带，到今天它仍然有作用。特别是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这是做一个中国人的必不可少的品德。抗日战争的胜利，从精神和思想来说，是爱国主义的胜利，是民族精神的胜利，是人

民的胜利，是汉奸卖国主义的失败，是民族虚无主义的失败。在今天我们更需要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民族精神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

金庸的小说是歌颂民族团结的。萧峰的生身父母是辽人，但抚养他长大的是汉人，而传授他绝顶武功的又是汉人。这位顶天立地的英雄、义薄云天的侠士，恰好是民族结合的结晶。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当时还不能真正做到民族的平等和民族的大团结，因此萧峰找不到自己的出路了。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民族团结有多么重要，爱国主义有多么重要。

金庸小说的文学成就是非常之高的。我称他的小说是高原上的高峰，其中十分重要的一面，就是因为他的小说既是武侠的内容情节，又有很高的文学素质，他把武侠小说这种文体，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发展到了文学巨著的高度。所以他被评为“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是当之无愧的。

作为小说的叙述文字是散文，而金庸的叙述文字如行云流水，既优美且雅洁。在此基础上金庸塑造了一批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让人们永远传诵。当然他的典型人物，有的有点夸张而涉于怪诞，但都不失其为独特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个性。当然如萧峰、段誉、虚竹、文泰来、霍青桐、陈家洛、张无忌、令狐冲、郭靖、黄蓉等等，就较多的是平易朴实的一面。

金庸小说的情节奇丽壮观而又严丝合缝，奇峰突起而又峰回路转，有时是幽谷云生，有时是奇花初胎，有时是巫峡猿啼，有时是深林虎啸，有时是险峰林立，有时是中宵皓月，有时是昆阳大战，有时是空城琴韵，有时是长江大河，波浪滔天，奔腾万里，有时是幽涧细流，涓涓无尽，清韵欲绝。他的小说情节的奇幻莫测而又合情合理，有时虽遥隔千里而终能首尾呼应，伏于此而应于彼，这种种匪夷所思的变幻，正是金庸小说动人心魄、令人爱

不释卷的主要原因之一。古往今来，情节之离奇变幻若此，而又真实可信引人入胜若此，创作之长篇巨论而又精警出尘若此，恕我见闻鄙陋，觉得就中国古今小说来说，还无第二人。

金庸小说所拥有的读者，恐怕更是任何作品所不能及的，过去说有井水处皆歌柳词，现在可以说有华人处皆读金书。不仅如此，金庸的小说已有多种译成外文，那末在华人世界以外，也开始形成了金庸的读者天地，这应该说是中国文化的骄傲，是中国文学的骄傲！

我是金庸小说的忠实读者，我常以他的小说为精神支持，一读他的小说，就豪气顿生，意气风发，似乎眼前就没有什么困难可以阻挡我了。我曾有诗云：“雄才如海不可量，健笔凌云森剑芒。我读金庸新小说，酒酣豪气比天长。”所以我常通宵达旦读金庸，最近我又一次读完了他的《天龙八部》、《倚天屠龙记》、《鹿鼎记》、《笑傲江湖》，并且还评点完了他的《书剑恩仇录》。我在评点《书剑恩仇录》的过程中，结合我作玄奘取经之路的调查、丝绸之路的调查，曾五次到了新疆，去年上了海拔4900公尺的红旗拉甫，我还到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和塔里木盆地深处。特别是还去了莎车、叶尔羌河、黑水营遗址和旗盘乡，再往前走就是《书剑恩仇录》里写到的玉山（密尔岱山）了，这是小说里写得十分动人的地方，我越调查越钦佩金庸的盘盘巨才，真是天挺此才，伟我中华！

所以我认为必须研究金庸，因为金庸是一种文化现象，金庸是不世出的奇才，面对着金庸及其文化现象而不能认识，这是莫大的遗憾。所以《金庸研究》这本学术会刊的创刊，真是应运而生，是非常适时的。它也象征着金庸精神的胜利，金庸精神的发扬光大。

金庸小说，我认为除了写专著、写论文研究外，还可以用传

统的方式进行评点。因为金庸的小说是文学的小说，他的语言文字功夫极高，作品的文学性极强，是文学的武侠小说，所以只有用评点的方式，才可以把小说的文学性一一阐发，把他的语言文字上的精妙之处一一加以抉剔，把它的思想深刻之处一一加以发扬，把它的旁敲侧击、手挥目送之处一一加以点醒，并加以字斟句酌的品味！窃以为中国语言文学之精妙，是举世无双的。这种文学上的深奥精妙之处、耐人寻味之处用传统的评批方式最为适宜，且又并不妨碍它与长篇大论的结合。然而，世移时异，此调无人能弹久矣！且当世之小说，几人能经此敲筋剔骨之评批乎？有之，则金庸的小说当属首选。

我希望当世之李卓吾、金圣叹、脂砚斋能来一试你的干将莫邪之利！

最后，我以拙诗《题〈金庸研究〉》作为这篇短序的结束。

诗曰：

奇才天下说金庸，帕米东来第一峰。
九曲黄河波浪阔，千层雪岭烟霞重。
幻情壮采文变豹，豪气干云笔屠龙。
昔日韩生歌石鼓，今朝寰宇唱金庸。

一九九六年九月三十夜十二时
于京华瓜饭楼

顾问：冯其庸
严家炎
蒋建东
陆致远
张炜芬
高伟民
严海城

主编：王敬三
编委：倪鑫龙
王敬三
王学海
任少云
邢祖康
莫子兴
周锡山
黄加平



主编: 王敬三, 1932年生于浙江海宁。当过农民、工人、战士、干部。50年代起涉足文艺, 著有话剧、歌舞剧、影视剧多种, 及史料《王国维生平、美学、史学系年》、《徐志摩1911-1996研究编目》等。

现为海宁市王国维研究会副会长、海宁市金庸学术研究会会长、浙江省文联文艺研究室特约研究员、武侠俱乐部(上海)理事。主编有《金庸研究》、《金学论坛》等。

目 录

《金庸研究》叙（代前言）	冯其庸	1
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 严家炎 1		
金庸新武侠小说的文化与反文化..... 卢敦基	18	
文学现代性进程与金庸小说的精神构建		
——兼谈武侠小说的“后金庸”问题 吴秀明 陈择纲	36	
金庸小说是一部特殊的“史诗” 金 山	50	
金庸武侠小说文学定位的思考..... 朱宁嘉	61	
“凝视”、“不可逼视”与“双剑合璧”		
——论金庸小说的性别政治 宋伟杰	72	
金庸小说：气功武学的最高之作 周锡山	87	
论《书剑恩仇录》 冯其庸	102	
哲理点化侠士武功的新文化空间		
——《笑傲江湖》例释 王学海	117	
从金庸小说引用成语看韦小宝的“灵魂形象” 苏振元	127	
金庸小说的“情节与个性”、“个性与细节” 陈 墨	132	
金庸小说的语言特色..... 龙彼德	185	
浅谈金庸小说中的“巧合” 高 鑫	197	

金庸小说化用的“红楼笔法”和“域外艺文典故”	严晓星	208
苗人凤英雄无泪		
——谈金著影剧语言	杨兴安	218
《唐吉诃德》、《鹿鼎记》比较初论	陈 墨	230
金庸、古龙武侠小说比较论	陈 洁	269
乡音·乡情·乡俗		
——从《书剑恩仇录》看金庸对家乡民俗 风情的描写	朱关良	290
金庸与“云松书舍”		
——浏览书舍随感	金 灿	299
后 记	王敬三	310

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

严家炎

武侠小说诞生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作为封闭的农业社会的产物，众多武侠小说在褒扬侠义精神的同时，也留下了诸如热衷仕途、嫉仇嗜杀、迷信果报乃至奴才意识之类特殊印记。“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家，像鲁迅、茅盾、郑振铎、瞿秋白，都从武侠小说的圈外写过严厉批评（有时也不无偏颇）的文章，寄托了对这类文学加以改造的愿望。

50年代出现的梁羽生、金庸、古龙等新派武侠小说家，则可以说进入到圈内对这类作品进行了改造。他们运用西方近代文学和中国“五四”新文学的经验，在保持武侠小说传统型范的同时，通过自己的艺术笔墨，体现出现代人应有的时代意识，成功地实现了武侠小说从思想到艺术的多方面革新，使作品呈现出许多崭新的质素。

金庸是一位自觉追求思想性的武侠小说家，他自己说过：“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金庸作品中的现代意识，便是作者对传统武侠小说一系列观念实行变革、改造的体现，也是新派武侠小说之所以为“新”的重要标志。

旧式武侠小说的一个普遍观念是“快意恩仇”。为了报仇，而且要“快意”，杀人就不算一回事。恶徒固然任意行凶，草菅人命，即使侠士，杀得性起，竟也殃及无辜。《水浒传》就写武松为了报仇，血溅鸳鸯楼，杀了张都监一家老少十五口。《无双传》中的古押衙行侠，“冤死者十余人”，好像一朝正义在握，就有权把邪派徒众杀个干净。我们暂且不论武侠小说及其流行能否像有的学者所说，证明中国人有潜在的嗜血欲望；但旧武侠小说中这类描述的大量存在，无论从道德角度或法律角度看，无疑代表了古代社会留下的一种不健全心理。

金庸小说却从根本上批评和否定了“快意恩仇”、任性杀戮这种观念。《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怀着家国双重悲痛对完颜洪烈完成了复仇，后来却引出一场思想危机：他“一想到‘复仇’二字，花剌子模屠城的惨状立即涌上心头。自忖父仇虽复，却害死了这许多无辜百姓，心下如何能安？看来这报仇之事，未必就是对了。”^①甚至一度对学武产生怀疑。《神雕侠侣》写杨过为其父杨康报仇，却一次又一次被郭靖夫妇“国事为先”的精神所感动，深责“自己念念不忘父仇私怨”^②，后来知道了父亲的为人和死因，更是惭愧无地，彻底放弃复仇的念头。《雪山飞狐》通过苗若兰之口，道出其父苗人凤的想法：“百余年来，胡苗范田四家子孙怨怨相报，没一代能得善终。……所以我爹立下一条家训，自他以后，苗门的子孙不许学武。他也决不收一个弟子。我爹说道：纵然他将来给仇人杀了，苗家子弟不会武艺自然无法为他报仇。那么这百余年来愈积愈重的血债愈来愈是纠缠不清的冤孽，或许就可一笔勾销了。”^③到《笑傲江湖》，金庸更带有贬意地写了林平之这个复仇狂。他在为父母报仇这天，居然穿上锦绣衣服，衣衫上薰了

香。不但把和仇敌有瓜葛的人一概杀死，而且像猫戏弄老鼠似地只顾自己戏弄青城派头头余沧海以达到复仇的快意，却将处于危险中的妻子岳灵珊置于不顾。最后为了报复岳不群父女，竟然又动手刺杀了岳灵珊。作者在字里行间不加掩饰地流露出对这一人物的厌恶之情。金庸并不反对杀那些作恶多端的人，却反对睚眦必报和滥杀无辜。《天龙八部》中的乔峰就说：“咱们学武之人，第一不可滥杀无辜。”^④这一切，不禁令人想起新文学奠基人鲁迅对复仇问题的意见。在鲁迅编录的《会稽郡故书杂集》一书中，《会稽典录卷下》收有“朱朗”一条，正文是：

朱朗，字恭明，父为道士，淫祀不法，游在诸县，为乌伤长陈颤所杀。朗阴图报怨，而未有便。会颤以病亡，朗乃刺杀颤子。事发，奔魏。魏闻其孝勇，擢以为将。

针对文中所载朱朗其人其事，鲁迅写了这样一段案语：

案：《春秋》之义，当罪而诛不言于报，匹夫之怨止于其身。今郎父不法，诛当其辜。而朗之复仇，乃及胤嗣。汉季大乱，教法废坏，离经获誉，有慚德已。岂其犹有美行，足以称纪？^⑤

鲁迅在小说《铸剑》中，曾赞颂了眉间尺、黑色人于专制统治下不得已而求诸法外向暴君复仇的正义行动。但在这里，他却严厉指斥朱朗的所谓“复仇”，鲁迅认为：第一，朱朗之父“淫祀不法”，“诛当其辜”，“当罪而诛不言于报”，这种行动已无正义性可言，决不可肯定。第二，即使勉强说到报仇，“匹夫之怨止于其身”，岂可像朱朗那样杀人之子！鲁迅这种态度，大体代表了现代人对“复仇”的看法。金庸小说有关复仇的一系列笔墨，都证明作者的思想和鲁迅等新文学家是相当一致，而和传统武侠小说却大相径庭。

二

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里，怎样看待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能否挣脱传统的狭隘民族观念的束缚，也是检验作品有无现代精神的标尺。

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写了很多“反清复明”的故事，作者站在汉族立场上，反对满族统治，书中侠士代表正义方面，而“鞑子”皇帝则一概为奸邪。这种民族关系上的简单观念，既与当时的反清革命思潮有关，也是儒家传统思想具有某种狭隘封闭性的反映。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儒家历来讲究“夷夏之辨”，尊夏贬夷，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⑥；主张“用夏变夷”，截然反对“变于夷”，表现出排斥其他民族长处的倾向，用孟子的话叫做：“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⑦，连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在一些人眼里，也都是异常出格的事。武侠小说深受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

金庸最早的小说《书剑恩仇录》采用汉族一个民间传说的素材，或许还潜在地留有这类痕迹。

但稍后的小说，随着作者历史视野越来越宽广，思想、艺术越来越成熟，也就越发突破儒家汉族本位的狭隘观念，肯定中华许多兄弟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各自的地位和作用，赞美汉族与少数民族相互平等、和睦共处、互助共荣的思想，而把各族间曾有过的征战、掠夺、蹂躏视为历史上不幸的一页。金庸的杰作《天龙八部》，就不限于写一个宋朝，而以当时中国版图内的宋、辽、西夏、大理、吐蕃五个区域为背景，让段誉、乔峰、虚竹三位主角的足迹几乎遍及中华全境。其中乔峰的悲剧，尤其强烈地震撼读者，迫人深省。这位主人公一出场，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杏子林平定了丐帮内部的严重叛乱，令人信服地展示了杰出的领

袖才能和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他从小受的是北宋年间以儒家为主的汉人文化教育，这使他确立了一套“正统”的道德规范：讲究“夷夏之辨”，忠于国家民族，孝敬父母师长，对弱小者仁爱，处事正直公正，反对滥杀无辜。但命运跟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最后证明他是一个契丹人，并在辨诬自卫过程中不得已杀伤他人。作者通过乔峰的经历和走向自杀的悲剧结局，不仅控诉了辽宋统治集团对异族百姓的残杀掠夺，而且向传统的儒家思想提出质疑：夷夏之分真的就等于区分了正和邪、善和恶、敌和友么？不问是非曲直，汉人一定得站在汉族一边，契丹人一定得忠于契丹，这种观念真的对么？小说通过智光大师有佛学色彩的偈语：“万物一般，众生平等。圣贤畜生，一视同仁。汉人契丹，亦幻亦真，恩怨荣辱，俱在灰尘。”曲折地作了回答，告诉读者应该对汉人契丹“一视同仁”，平等相待。

《天龙八部》第19章写蒙冤受屈的乔峰在聚贤庄英雄会上与少林寺玄寂、玄难二僧对打时，有一段文字颇有意思：

玄寂见玄难左支右绌，抵敌不住，叫道：“你这契丹胡狗，这手法也太卑鄙！”

乔峰凛然道：“我使的是本朝太祖的拳法，你如何敢说上‘卑鄙’二字？”

群雄一听，登时明白了他所以要使“太祖长拳”的用意。倘若他以别种拳法击败“太祖长拳”，别人不会说他功力深湛，只有怪他有意侮辱本朝开国太祖的武功，这夷夏之防、华胡之异，更加深了众人的敌意。此刻大家都使“太祖长拳”，除了较量武功之外，便拉扯不上别的名目。

玄寂眼见玄难转瞬便临生死关头，更不打话，“嗤”的一指，点向乔峰的“璇玑穴”，使的是少林派的点穴

绝技“天竺佛指”。

乔峰听他一指点出，挟着极轻微的嗤声响，侧身避过，说道：“久仰‘天竺佛指’的名头，果然甚是了得。你以天竺胡人的武功，来攻我本朝太祖的拳法。倘若你打胜了我，岂不是通番卖国，有辱堂中华上国？”

玄寂一听，不禁一征。他少林派的武功得自达摩老祖，而达摩老祖是天竺胡人。今日群雄为了乔峰是契丹胡人而群相围攻，可是少林武功传入中土已久，中国各家各派的功夫，多多少少都和少林派沾得上一些牵连，大家都已忘了少林派与胡人的干系。这时听乔峰一说，谁都心中一动。^⑧

被群雄骂为“契丹胡狗”的乔峰，使用的倒是本朝开国皇帝的“太祖拳”；而口口声声以中华武术正宗自居的少林拳指，其实却是天竺胡僧达摩祖师传下来的，这岂不是一种莫大的讽刺！金庸有意设计这一情节，目的就在提醒人们：严守夷夏之防，拒绝学习外族的长处，将会使自己陷入多少荒唐可笑的境地！

如果说《天龙八部》中金庸已经提出了儒家文化存在的狭隘民族主义问题，那么，到几年以后写《鹿鼎记》中康熙皇帝时，这种思想又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

康熙是《鹿鼎记》中有血有肉的正面人物，是真正称得上有作为、有远见的明君。小说从他与“小桂子”相处时一个聪明顽强的少年起，写他经过击杀权臣鳌拜而逐渐成长、成熟，这一过程显得颇为细致亲切。他体恤民情，治国有方。当台湾遭遇严重灾情时，读奏章的康熙竟至“泪光莹然”，决定缩减宫中开支五十万两银子去赈灾。浙江巡抚诬告黄宗羲，想陷之于文字狱，康熙为之辨诬，反而称赞了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史可法抗清而死，康熙为之设忠烈祠。他兼用儒法两家之术，有效地控制其臣僚下